

巴山夜雨穿越千年，而我得在一个秋天向着巴山深处的光雾山行进，正合了某种因缘。

车在山路上盘旋了近2个小时，光雾山的轮廓终于清晰起来。天色已擦黑，黛色的山影压在头顶，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杨老板的农家乐就在光雾山镇的山坳里，几间青瓦木屋嵌在树林间，窗子里透出暖黄的灯光。刚下车，就见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迎上来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像山核桃的纹路。他嗓门洪亮，带着山里人特有的质朴：“快进屋，外头凉，我给你烧了热茶。”

这便是杨老板，守护这片山已经30多年了，年轻时是护林员，后来办了农家乐，日子过得像山里的溪水，慢且悠然。屋里的土灶上炖着腊肉，香气顺着锅盖的缝隙钻出来，混着松木柴火的味道，勾得人胃里发馋。杨老板给我沏了杯热茶，茶叶是山里采的野茶，叶片粗粝，却透着一股子鲜爽。

夜里，雨声渐浓。莽莽巴山像在低声絮语，无休无止。我索性披衣起身，走进浓稠的夜雨中，与千年前的诗人，在清幽的桃园农舍里相逢。

第二天竟然放晴。往铁炉坝去，此乃山间平坝，四面群山环绕，像个聚宝盆。坝子中间挺立着几棵巴山水青冈，树干粗壮，得两个人合抱才能围住。树皮是深褐色的，布满了纵向裂纹，像老人手上的青筋。

光雾山诺水河地质公园博物馆就在坝子东边。展厅里有亿年前的化石，有古代的陶器，还有山里的矿物标本。一块深灰色的岩石前标注着“形成于约六亿年前”——这便是震旦系白云岩，岩石表面嵌着细密的纹路，弯弯曲曲，像河流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。6亿年前，这里该是一片汪洋吧？有鱼儿在水里游弋，有微生物在海底繁衍，它们的痕迹被封存在岩石里，历经亿万年的变迁，变成了今天的模样。

走出博物馆，向东不过几十米，就到了巴山游击队纪念馆。馆前广场开阔，一座名为“忠魂”的主题雕塑巍然耸立，沉默的姿态仿佛凝固了那段历史的呐喊。步入主体建筑“指挥部旧址”，23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复原了当年的生活与战斗场景。一件件朴素的文物静默陈列：生锈的武器、简陋的生活用具……它们曾是那段艰苦岁月的见证者。1935年2月，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主力北上，组建了巴山游击队。自此，游击队在刘子才、赵明恩等人的带领下，以光雾山茫茫林海为营，开始了

穿越「巴山夜雨」

孙梓文



巴山夜雨 傅抱石绘

长达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“老林是营房，茅草盖身上。石头当枕头，睡呀睡得香。野菜和雪煮，口苦心明亮。”这首流传下来的《巴山游击队队歌》在馆内亦有展示。它真切地道出了队员们当年的处境与昂扬的革命斗志。广场东边，赵明恩烈士墓静卧。这位游击队领导人长眠于他曾经战斗和守护的土地。

离开展馆，山风拂面而来，带着草木的清新。如今，这片红色热土已是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。满目青翠与秋日的红叶，仿佛是历史与自然共同献给英雄的安魂曲。绿水青山与红色记忆交融，撞击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扉。

二

循道去大坝景区，路上的车渐渐多起来。牟阳故城的遗址就在景区中心，四周被山环着，像个天然的屏障。土堆有一人多高，石头基座埋在土里，只露出一小部分，上面布满了青苔。

站在遗址上，想象2000多年前的场景：城门口，士兵们穿着

铠甲，手持长矛，看着来往的行人；市集上，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卖粟米的、打铁的、织布的，热闹非凡；妇人们提着篮子，在溪边洗衣，谈笑风生；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，笑声清脆。夕阳西下时，炊烟从家家户户的屋顶升起，风里裹着饭菜的香气，整个城池都沉浸在温暖的暮色里。

从大坝向东走，沿着溪流往深处去，水声渐渐大了起来。在一处转弯的浅滩边，我遇见一位正在写生的年轻人。他支着一个木质画架，画架上绷着一张画纸，上面已经有了山水的轮廓，唯独红叶的部分，改了又改，叠了一层又一层。调色盘上挤满了各种红，朱红、嫣红、绛红、橘红，像一个小小的红叶世界。

“怎么画都不对。”年轻人看见我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“这红叶太活了，你看，刚才还是亮红色，现在云过来了，就变成暗红色了；风一吹，叶子动起来，连影子都在变。”他说着，又拿起画笔，在画纸上添了一笔赭石，可刚添上去，又觉得不对，用刮刀刮掉了。

“从早上等到傍晚，就是想把

红叶最好看的样子画下来。”年轻人继续说，“可到了傍晚，又觉得早上的红叶更好看。后来才发现，这红叶的美没法画，只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”

年轻人收拾画架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明年还来吗？”

“来，肯定来。明年我要带着相机来，把红叶的样子拍下来，虽然可能还是留不住她的生动与变化，但至少能留住她变幻的美。”年轻人笑着说。

踱回牟阳故城，继续西行，就到了香炉山脚下。香炉山海拔2000多米，因山峰像香炉炉耳而得名。登上通往山巅的缆车，脚下的云海渐渐展开，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棉絮，把山峰都藏了起来，只露出几个尖尖的峰顶，像大海里的岛屿。缆车内有几个摄影爱好者，拿着相机，对着窗外的云海不停拍照。

行至观景台，夕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，挂在天边，把云海染成了金红色，峰峦的剪影在金红色的云海中显得格外清晰，像墨笔勾勒出来的一样。“这山不像西部高原那般险峻，却自有一股雄浑之气。”身旁的一位摄影者喃喃自语，手里的相机快门声不停，“我每年都来香炉山拍云海，每年的云海都不一样，今年的云海最厚，也最美。”

“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里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因为这里的山和云有灵性。”摄影者笑着说，“你看这云海，看似变化无常，却始终绕着山峰转；这山峰，看似沉静无言，却能包容所有的云海。就像人生，有起有落，却始终有一个根在。”

看着远处的夕阳渐渐落下，云海的颜色从金红变成深红，再变成暗红。山风依旧很大，却不再让人觉得寒冷，反而让人觉得温暖——或许是因为夕阳的余晖，或许是因为摄影者的话，或许是因为这片土地的沉静。

晚上，住在香炉山附近的客栈。窗外就是云海。我仿佛也变轻了，成为天上一朵流动的云彩。

三

第三天，天还未亮，窗外就传来了鸟鸣。推开窗，山间的雾气正缓缓流动，把山峰都裹了起来。今天要去燕子岭，看看光雾山的最险峻处。

乘上索道，缆车缓缓向上。起初还能看见底下的林子，越往上，树影就越模糊，最后只剩一片云海在脚下翻涌。偶尔云开时，能瞥见深不见底的山谷，心里不免一紧。

同车厢的是个本地采药人，约莫50岁，背着一个旧背篓，里面装着草药。他见我有些紧张，便

笑着说：“莫怕，这索道稳当着哩。我年轻时采药，都是徒手攀这燕子岭，那时叫险。”

“徒手攀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。采药人点点头，‘那会儿没有索道，要想采到山顶的药材，只能顺着藤蔓往上爬。燕子岭的石头滑，又没有路，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回攀崖，脚没踩稳，差点掉下去，幸好抓住了一根藤蔓，才捡回一条命。’

他说着，打开背篓上的布，露出里面的草药——有天麻，还带着泥土的湿气；有七叶一枝花，中间开着一朵小小的白花；还有灵芝，表面带着光泽。

“这些药材都长在最难攀的地方。”采药人小心翼翼地把草药包好，“以前采药材要走一天的路，现在有了索道，半小时就到了。”

虽然轻松了很多，但采药人也颇为怀念攀山的时光：“攀山的时候，能摸到山里的石头，能闻到山里的草木香，能听见山里的溪水声，就像和山在说话。”

忽记起友人说的——光雾山的美，不仅在于风景，更在于和山的亲近，在于时光里沉淀的故事和情感。

出了缆车，踏上燕子岭栈道。这里的山势果然险峻，奇峰突兀，怪石嶙峋，是典型的喀斯特峰丛地貌。石头多是灰白色的，被岁月雕刻出千奇百怪的形状：有的像奔马，有的像老僧，有的像待发的箭簇。沿着栈道蜿蜒向前，便踏上了米仓古道。这条古道，曾是连接秦巴的咽喉要道，不知有多少商旅、士兵、背二哥在这条路上走过。

漫步古道，不知不觉便到了截贤驿。相传这里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。当年，韩信在刘邦麾下不得志，便趁着夜色离开汉中，往巴中方向走。萧何知道后，连夜追赶，追到截贤驿时，终于追上了韩信。当时正是深夜，月光如水，洒在古道上，像一条银色的带子。“不是寒溪一夜涨，焉得汉室四百年。”正是这次追赶，才有了后来韩信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功业。

“这故事给咱们光雾山添了不少气。”向导笑着说，“其实啊，山里这样的故事多着呢，一草一木都有来历。就像这截贤驿的泉水，传说韩信在这里歇脚的时候，喝了这泉水，才觉得神清气爽，答应跟萧何回去。”

傍晚时分，夕阳的余晖给峰丛镀上了金边，云雾在山谷间聚散离合。下山返回，凝眸望去，燕子岭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宁静，那些古老的故事，都隐在了渐浓的夜色里。我知道，这些故事不会消失，它们会像米仓古道的石板一样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依旧留在这片土地上。

我母亲的那片菜园坐落在风光秀丽、历史悠久的安徽省西递村，在靠村子西边叫“低庵”的半山腰中，其实算不得正经的园子，原来只是一长条窄窄的荒地，早先堆着些碎石杂草，不知名的野草长得疯疯癫癫，是被人间遗忘的一角，可母亲看见了，便像是看见了一块璞玉。她不用什么精巧的工具，只凭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旧锄头，一担一担地清理，一厘一厘地平整。那被碎石与草根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硬土，在她沉默的劳作下，竟也无可奈何地松软、驯顺下来。不过几日工夫，一片齐整的、散发着泥土清香的菜畦，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
自此，母亲的心仿佛就有了锚地。她的日子，便与这园子同起同坐了。天还蒙着一层灰白的薄纱，她便提着水桶，踩着一地清露走进园里。那水瓢舀起的水，在空中划一道银亮的弧线，又化作万千细碎的珠子，沙沙地落下去，那声音，轻柔得像一场私语。黄昏时分，她又擎着一把豁了口的剪刀，或是拿着一柄小铲，在畦垄间俯身、挪移，她给番茄搭起精神的架子，为豆角引上柔长的藤蔓，用手指轻轻捏去南瓜秧上多余的“谎花”。她做这些时，是那样地静，那样地专注，仿佛不是在劳作，而是在进行一场无须言说的交谈。她对着一株秧苗点头，对着一个初萌的小瓜微笑，那神情，竟与多年前凝视我们兄弟姊妹时一般无二。

这园子也仿佛通了人性，懂得回报母亲全部的慈心。春日，韭菜绿得晃你的眼，一茬一茬，割不完的生机；夏日，番茄的脸蛋由青转红，胖嘟嘟地坠在枝头，像一盏盏羞涩的小

◎人世间

母亲的菜园地

胡祥生



扁豆蚂蚱 齐白石绘

雪，一定是我们对美丽冬日的最大期盼。

“看啊，下雪了！”

“预告真准啊！”

“好美！”……

气象台提前几天就开始预告这场雪，像是为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作宣传。中午，音乐会如约而至，看见天空飘起雪花，人们的声音里满是惊喜。

刚一开始是零星的小雪籽，那是宏大乐章的前奏。雪籽极小而硬实，像硬糖罐里的小糖粒。小糖粒直直斜斜地打下来，轻轻敲在窗玻璃上，发出细微的叮叮声。那声音极轻，却又极清，当你正伏案工作，它若隐若现却又清晰地传入耳朵里，循声望去发现是调皮的小雪籽们，更觉清脆悦耳，像花样滑冰舞者在冰上翩翩起舞时轻盈的背景旋律。

前奏过去，真正的乐章开始了。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漫天飘洒，乐章也渐进式的，初起是一小朵一小朵飞絮，像一小串一小串的音符在城市上空、在枯叶未落尽的树梢、在人们头顶和眼前轻盈跃动。到后面，气势越来越宏伟，终于旋律一阵紧似一阵，大片大片的雪花连绵不绝，密密层层、簌簌有声，很快吞没了整个天地。

瞬间，天幕四合，世界在雪的乐章里融化了。那些崇山峻岭的险峻全都被白雪覆盖，化作意境深远的水墨丹青。巍峨的长城和隐藏在峰峦之间的一个个雄关险隘披上了银装素甲，更显历史的苍茫厚重。蜿蜒曲折的河岸线被轻柔勾勒，河水映着凝重的铅色，冬云成了灰绿的缎带，两岸与更远处的大地连成一片纯白。岸边

偶尔有一两块大点的石头凸出来，还没有被完全淹没，头上顶着一顶白绒帽，下面露着一道小小的黑色裙裾，更为大地平添了静谧与诗意。整个城市也一下子静了下来，林立的楼宇和周围的矮层房顶白了，各色各样的车子白了，宽阔的街道和窄窄的胡同白了，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枝和修剪整齐的黄杨球也白了，公园的长椅铺上一层厚厚的白毡，大地成了雪世界，尘埃尽洗，天地澄明。

乐章的另一个高潮，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伴着轻快的节奏，有的小孩变成了小画家，停在路边的汽车就是他们的画板，小手就是画笔，一会儿在前挡玻璃上画个大大的笑脸，一会儿在侧窗画几个火柴人，一会儿印个小小的手掌印……

小画家发挥丰富的想象力，尽情地画呀画，所有的车都有了独特的面孔，如果不是记住了位置，可能它的主人也认不出它们了。有的小孩变成了清理师，把街道两边的电动车、自行车上积雪掸掉，但他们不想挨个好好掸，总是挑三拣四，一会掸掉这辆，一会掸掉那辆，把那些车子弄成了花瓜。有的小孩蹲下身子，小手拉住爸爸或妈妈的手，或两个小孩拉住一个，像拉雪橇一样往前滑，“坐雪橇”的小孩子嘴里还大声催促着“拉快点、再快点”。有的自己溜冰，跑几小步当助力，然后绷住身子，一脚前一脚后借着惯性往前冲，弄好了真能滑出一两米远，弄不好来个趔趄，要么摔个大屁股蹲儿，要么弄个小孩钻被窝儿，摔一身雪也不喊疼，还哈哈大笑一阵，起来拍拍身上的雪还接茬儿滑。有的拿着小铲子铲雪滚雪球堆雪人，小手冻得通

雪的乐章

言若



北国雪屋 谭北新绘

小雪球你追我赶互相追逐，尤其那些二宝，常趁哥哥姐姐不注意，抓起一团雪就往哥哥身上丢，丢完扭身就跑，免不了被追上再吃哥哥两个雪弹。有的拿着小铲子铲雪滚雪球堆雪人，小手冻得通

红跟小萝卜似的也不怕冷，堆好了还把自己的帽子或围巾给雪人戴上，急得妈妈们又怕孩子冻着又怕脏了好看的帽子围巾……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这个乐章更真实真欢快，一位朋友就在她

的朋友圈里说，“冬天邮来了雪花，我们用笑声作回信。”

这样一个令人欣喜、让孩子们开心的雪的乐章，也不都是高潮，和世界上的许多事一样，总是有扬有抑、有峰有谷、喜忧参半。低沉的曲调主要来自道路上的积雪，因为雪越积越多，街道更加湿滑，车子开不起来，交通更堵了，不免令人感到沉郁。尤其来往穿梭的外卖小哥，越是天气不好，外卖订单越多，小哥们既想用最快的速度把美味送到等待它的客户手中，又实在无法让自己的电动车像在好天气时一样风驰电掣。他们顶风冒雪缓缓前进，雪落在他们的头盔上、棉袄上、手臂上，厚厚的一层，成了骑行的雪人，小哥们的安全总让人担心。

在人们匆匆赶回家的时候，还有不少逆行者，他们不是在温暖的室内躲避风雪，而必须以雪为令走上街头，有的开上除雪车、有的拿起除雪铲，投入了扫雪铲冰的战斗。装甲车一样的家伙是大型除雪车，当它嗡嗡地驶过，身后拉出一条宽宽的路，积雪清开了，除雪车像巨大的收割机驶过金黄的麦田，又像给大雪覆盖的城市佩戴上灰褐色的丝带。随着丝带的延展，人们的出行路一点点、一点点变得安全了，宏大的乐章更加完美，玩雪的孩子们的笑声也更加清亮。

夜，乐章还在继续。当你抬头望向天空，雪花在路灯的光里就成了无数纷落的剪影，灯光是亮的，影是暗的，雪花一片一片就像黑天鹅的羽毛在飘舞。

这是一场预兆丰年的音乐会，在乐曲的鸣奏中整个世界洗去滞重、焕发了新的生机。

灯笼；秋深了，老南瓜憨厚地卧在霜叶间，一身金黄，沉甸甸地满是底气。我们做儿女的，便有了口福，那带着露水的黄瓜，生吃一口，满嘴都是清新的野味；那紫得发亮的茄子，简单蒸熟，用蒜泥一拌，便是人间至味。我们嚼着的，哪里是菜蔬，分明是母亲目光抚摸过的阳光、她手指调度过的雨水、她脚步丈量过的时间啊。

我曾以为，母亲经营这园子，只是为了全家人吃上新鲜蔬菜，但有一天黄昏，我到菜园地去找她返家吃晚饭，只见有一个佝偻的身影，在淡淡的月光下，一动不动，是母亲。她并非在劳作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块她常用来歇脚的石头上，望着这片静悄悄的园子，夕阳西下，勾勒出她满头的华发，那般刺目。我蓦然惊觉，这片园子，或许不只是她的劳作，更是她的言语，她的世界。

我们长大了，像羽翼丰满的鸟儿，一只只飞出了老屋，飞向远方。再以后，父亲仙逝，家里常日只剩她一人。她的牵挂，她的寂寞，她那无处安放的、汹涌的爱，要向何处倾泻呢？于是，这片土地便成了她唯一的、忠实的倾听者。她将对风土的认知，对节气的敬畏，以及对生命成长的全部期待，都密密地缝进了这一方泥土。每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，都是她心头的喜悦；每一枚成熟的果实，都是她寄给远方的书信。她在这片园地里，不是一个沉默的母亲，而是一位从容的造物主。